

資本帝國主義的發展過程與中國

近代外交史

樊仲雲

一

近

來研究中國近代的外交，最令我覺得不滿的是近百
年來，根本沒有所謂外交，而只是買辦的官僚的應
酬；次之便是沒有一本像樣的外交史——不是資料的雜亂
的堆砌，即是流水帳式的年代的記述。這原因是由於眼光
中只有中國。說起來還是那自以爲是『上國』『天朝』，把其
餘一切都看作『蠻夷戎狄』，這個因襲的傳統觀念，作祟其
間。固然，上國天朝與蠻夷戎狄的自大思想，到了以後已
給列強的砲火打毀，無復剩餘，於是一變而爲畏懼的自卑
，而『自愧勿如』；但在『自愧勿如』的思想的根底，仍潛伏
著舊日封建的地方主義，不知放眼世界，把他人的情勢加
以一番理解。因此，辦理外交的，多是列強的被動，而非

主動；編著中國外交史的也只知道著眼於這被動的外交，而
不知其動力之所在。

中國外交的動力在那裏呢？曰，在資本帝國主義。資本
帝國主義的發展過程，便是一部中國近代外交史。

二

中國之與西洋最初發生往來，始於漢代的通西域，以後
，有景教徒的來唐，沿海貿易，亦有發達，中經宋元，以
逮明代，尤臻興盛，馬哥孛羅的仕元，在中西交通史上，
爲一特筆。但是直至此時，中國與歐人的往來，大抵由南
洋印度阿拉伯爲之介，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自此以後，
始有歐人直接來我中國。最初的是葡萄牙人（時明正德十
一年——西元一五一六年），次之爲西班牙人（明萬曆三

年——西元一五七五年），荷蘭人又次之，英人則在荷蘭之後。但直至清之中葉，中國是在閉關時期，故彼此往來通商，究不能稱盛。

在這寥寥數行的中西國際關係的開始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完全是被動，所以單是這樣的記述，我們是不能滿意，我們必須進一步問：為什麼到了明末，中西兩方乃有直接的往來？又，為什麼到了清之中葉，中國乃不能保其閉關政策，而必須答應西人要求，開港通商？凡此，若有個明白的認識，則一切記述都不過如那流水帳冊，我們到底找不出其一貫的系統的因果關係。而欲對此有所理解，則我們惟有求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因為西人之東航，以及要求開港通商，都不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

歐洲勢力的擡頭於世界史，其最初，雖肇始於亞歷山大的東征，而數次十字軍的謀恢復聖地，尤值得我們的注意。因為這樣，東西交通，更以頻繁。但當此之時，為東西交通的媒介的，在東方，是阿拉伯人，在西方則為意大利人。所以直至十五世紀，意大利的沿海各都市：如威尼斯（Venice）弗羅倫斯（Florence）日諾亞（Genoa）等因掌有東部地中海與小亞細亞諸都市間的交通，實獨占有東西的國際貿易。意大利自小亞細亞的阿拉伯人，販得香料、珠寶

、藥材及其他為歐洲貴族富豪所愛玩的奢侈品，以遷取什一之利。而德國諸都市則更由意人之手，販賣於北歐，故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則在北部獨占一切貿易。

因為這樣，故如意如德，在歐洲那時，最為富饒；而如西葡英法則在商業上反為落後，係農業國。當此之時：這些國家的封建君主，為維持其朝廷的勢力，雇傭軍隊，支付戰費，在在需款。然國中既乏金銀礦產，而東西貿易又為意大利所獨占。故為求得財富，實除另謀東西的通路，便自營通商事業外，無他道。這便是大發見時代的到來，西葡實為首功的由來。西班牙以發見美洲大陸，而有銀礦的收入；葡萄牙則以繞好望角而東航，開闢了東西貿易的海上交通。故在此時，西葡兩國，平分海上，最稱興盛，英法等國反須自葡萄牙販得香料。荷蘭本是西班牙的屬國，在最初是西葡貿易的轉輸者，但到了十六世紀之末，荷蘭獨立，西葡合併於腓力二世（Philip II）之下，葡萄牙的東洋貿易，乃漸為荷蘭所攘奪。荷蘭這樣獨占有東洋貿易，直至英法的勢力起來，始行沒落。

當大發見時代之初，西葡諸國的目的，是在尋求金銀礦，並開闢東洋航路；但自到了十七八世紀，以商業的發達，刺激歐洲的工業，卒致國內市場達於飽滿，而國外市場

則競爭日烈。酒與毛織物是當時兩大輸出的製造品，但設於其無論何國都能製造的。這樣，彼此的競爭自未免激烈，加以各國都不欲其輸入過大，厲行關稅及商業條例的限制，於是歐洲市場更以狹隘。因此，昔日但求通商貿易的政策，至此一變，各國競欲獲得殖民地。因為由殖民地可以得到原料，得到沒有人競爭的殖民地產品。而因為欲求殖民地，於是海軍亦為必要。這便是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基礎，也是舊殖民地制度(Old Colonial System)的根本。美洲非洲及南洋諸島，這樣，到了十七八世紀，遂都為西葡荷英法諸國所有。而我中國當此之時，所以不致為歐洲諸國的殖民地者，則因為此時東西交通，還不十分密切。歐人的東來，既以非洲美洲及南洋諸島為第一步，故就其發展的時日上言，我國亦未到此境地。所以終殖民的商業主義之時，我國能保著閉關主義的政策不稍變。

三

但是因為舊殖民制度是一種榨取制度，所以到了十八世紀之末，以殖民地的不堪祖國的榨取，當時四大殖民國家，都趨於崩壞。法國的殖民地，經過了長久的戰事，漸為英國所吞併，英國則因一七七六年北美十三州的獨立，大

以崩潰就要到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亦先後獨立，至十八世紀初葉，西班牙遂無復有寸土於美洲大陸；同時巴西亦脫離葡萄牙而獨立。正如屠爾科(Turk)所言：『殖民地猶如實，一旦成熟，便辭故枝。』因此之故，舊日的殖民政策，是到了不能不有轉換的情勢，於是英國為維持其帝國的統治，遂先後允加拿大、新南威爾士、南澳、大利亞、維多利亞與塔斯馬尼亞、新西蘭、好望角殖民地、及昆士蘭自治。說起來這個轉變的動因，固是由於殖民地以不堪祖國的榨取，發生叛亂；但最大的原因，還是由於資本主義開始根本的變化，即以產業革命，由商業資本主義一變而為現代的產業資本主義。

產業革命最早的是英國，以織機、動力機、蒸汽機關等的發明，大規模的工廠的設立，英國實獨占了十九世紀前三期的紡織與鋼鐵的生產事業。這因為發明的秘密及經濟的能力，其他落後諸國，都不足與英國相競爭。而以此故，如殖民地市場的制限、關稅城壁的障阻，在英國是有不利，所以主張廢止，實行自由貿易。這樣遂出現了與重商主義相反的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當時的代表學者亞丹斯密(Adam Smith)，由其所著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即謂由自由貿易，可以獲得最大的利

益，只要使產業得以專門化，儘可遠過於重商主義者由種種商業條例之所待。故如航海條例那樣干涉商業自由的法令，應當以國防爲標準而加修正，但此雖爲必要，其實却是經濟上的不利。至於殖民地的貿易，雖有利於本國，但如欲企圖獨占，則其結果，必致反受損失。（見氏所著原富第四冊第七章）。所以當時一般人，對於英國的統治印度政策，頗事反對，由科白騰（Cobden）的意見，謂：『到了最後，自然必將主張其法則的優越，命白人退歸本土，俾印人自享其與體相宜的氣候，故如印度的占有，實爲一切因惱損失及恥辱的根源，結果是徒耗性命與金錢，致英政府像希臘羅馬爲東方所腐毀樣，趨於墮落。』科白騰這樣痛責英政府爲一羣欺騙人民，掠奪人民的惡徒。（見氏所著小冊『How War are got up in India?』）

但此種自由主義的思想，在當時，實不止限於英國。這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以來的時代思潮，是對封建的地方主義制度表示反抗的精神。故與英國同樣，在法國則有一般所謂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s），也主張個人的自由。法國在這期間，也曾主張自由貿易，於一八六〇年，與英訂結科勃騰條約（Cobden Treaty）大開其昔日重商主義的關稅城壁；並於一八六一年，把其所有的殖民地開放各國

，得以自由貿易。至於德國，也是同樣。畢士麥（Bismarck）在一八六八年致其友人的信中有云：『祖國所要求的一切利益，大抵都是空想，英國因爲所費過巨，已放棄其殖民政策了。』因此，他反對拒絕收太平洋中的蘇綠（Sulu）爲保護領，並拒絕自葡人收買非洲的莫三鼻給（Mozambique）。並且當法國提議以交趾支那及其他殖民地與阿爾薩斯羅倫相交換時，畢士麥表示不願。畢士麥反對有殖民地，他說，殖民地的唯一用處不過是位置官吏，而在德國，這實是高價的奢侈品。

原來當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時期，無論歐洲市場世界市場，都大足以資其活動，故當此之時，若對殖民地謀獨占，無非是自設障阻。當時之所要求的是自由通商，故昔日殖民制度，反得不償失，若一旦引起反叛，則損失尤大。武力戰爭，到底是極不經濟的事，所以各國無不力求避免，除非到了通商發生妨礙，於是迫不得已，乃始出此。說起來凡屬生產階級必是喜歡和平，只有那賴掠奪他人的勞動以爲生的搾取階級與寄生階級，是把戰爭當作生活手段。而這時候，掌有政權的實爲代表產業資本家的勢力，與以前重商主義時代之爲封建君主及富豪及以後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之爲代表高利貸的金融資本家不同。我國之出現

於世界政治的舞台，正是此時。因為那時我國的對外政策是閉關主義，如葡萄牙以及英國，曾屢次要求通商都為我國所拒絕或制限。故自鴉片戰爭起以至中日之戰，其實都是為的開港通商。雖然其間亦有攘奪我領土的事，但在這時期，各國的領土擴張，究不能與重商主義時代相比。我國此時，政權在腐化的滿洲貴族與官僚之手，因戰爭的一再敗績，於是遂益啓其輕視覬覦之心，至日本以蕞爾小國，亦敢對我挑釁。

這在我國外交史，可說是開港通商時代。

四

但是當中日兩國發生戰爭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發展，業已進於新的階段，而為帝國主義。故這次的戰爭，究與前鴉片戰爭之要求開港通商者不同。固然，由開港通商，其第二步不免要求市場、礦產、鐵道的獨占，分畫勢力範圍，設立海軍根據地，或者占據其領土，這是帝國主義的行動。但其動機，前者在通商，雖用武力以事戰爭，却不是為的侵略；反之，後者則要求侵略，因之在帝國主義間，即不免引起激烈的對抗關係。這是自十九世紀第四期以來，以資本主義本質的轉變，與前不同的地方。

原來自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昔日由英國以橫行闊步的企業，現在慢慢的來了對手，如德、如美、如法，都先後起而與英國立於競爭的地位。這些國家，不但其鋼鐵工業、棉織工業的出產，日有增加，並且輸出貿易，也大有進展。即各國的剩餘生產，一天急如一天的要到國外來找銷路。於是恐國外市場之為他人所侵奪遂欲夷之為殖民地或勢力範圍，以謀獨占。而在本國則為保護其產業與市場，繼長增高的提高關稅率。又，殖民地地方，不但是剩餘生產的市場，還是原料的生產地，如英國為謀棉織業的獨占，就非保有埃及及印度不可。其他如橡皮、煤油等產地，尤為帝國主義各國爭奪之的。因此為殖民地的爭奪，國際關係就不免更趨於險惡。非洲大陸因為地當熱帶，缺乏有用的產品，且沒有良好港灣，與美洲大陸不同，故許多年來，除沿海要地外，歐洲各國多未置意，只把這當作一個奴隸產地。但是到了此時，遂為各國所瓜分。這種要求領有殖民地的傾向，至二十世紀，乃更加强。這因為十九世紀末以剩餘商品輸出為主的資本主義，至此一變而以剩餘資本的輸出為主。蓋自產業日益發達，以獲利的豐富，資本日有蓄積。此日趨增大的資本，在初時可用以擴充事業，或投之他種產業，但是事業不是盡量擴充

這就我國近世的外交史以言，可說是領土分割時代。

五

而利益即能隨之日益增大，因為利潤漸減律，於是以產業發達的結果，遂發生資本的剩餘。而殖民地地方，則以許多年來受商業的榨取，正一天天苦現金的稀少，感覺經濟困難。這樣，到了最後，遂造成帝國主義者借款於殖民政府，或投資其地，建築鐵道等交通事業，實行剩餘資本的輸出。於是殖民地與列強間，昔日生產過程上的交換關係，一變而為債權者對債務者的關係，帝國主義列強，為保證其債務的安全，自然，要求使之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受自己的統治了。

中日戰爭的發生，正當此帝國主義的第一期，故下關係約的結果，日本於要求開港通商外，並準備自朝鮮以窺我東三省。自此一戰，以堂堂大國竟不敵一日本島國；我國既充分暴露其無能，而帝國主義又進於第二期，世界的分割已告終結。美國亦以美西戰爭（一八九八年）獲得斐律賓，在遠東準備其立足地，所以當此之時，我國情勢，實最危急，俄租旅大、德租膠州灣、英租威海衛、法租廣州灣，此外，並訂結了許多不割讓條約，如英國之於長江流域、法國之於我西南、日本之於福建，質言之，實無異承認這是他們的勢力範圍。我國這樣，其與瓜分之相去，真不過幾希。

從開港通商時代，一轉而為領土分割時代，然而卒在最後，得以不如非洲大陸遭瓜分之禍者，則日本勢力的興起，因爭奪我東三省，而有日俄之戰，這次帝國主義的戰爭，實為其樞紐。

日本與我國同樣，最初是鎖國主義，以後因外國的砲火，乃開港通商，以安政五國條約（即英美法荷俄五國，時西元一八五八年）喪失了領事裁判權，而以慶應二年（一八六六）的條約，日本的關稅也與我國同樣以五分為限。這樣，日本之受列強勢力的壓迫，實比我國為後。但自明治維新，推倒了封建的支配，開始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中日戰時，日本的生產，實已衝破其國境，要求向外輸出。此時，為日本生產力的阻礙者，第一是不平等條約，故竭力要求撤廢。第二日本地小而出產不豐，故為求得原料產地，並以資其榨取，遂要求有土地的佔領。第三新起的日本資本主義，在生產技術上自不能與先進各國敵，他從歐美購得機械軍器等以發展生產，而為支付此費用，於是要求有可以獲得多利的輸出。這樣，資本主義的發達比日

本更爲落後的我國及朝鮮，遂成爲其所要求的市場。所以中日戰爭，在一面雖是具有國民主義的戰爭的性質，而在他面，則爲帝國主義的戰爭。

中日戰爭的結果，我國在朝鮮的勢力爲之一掃以盡，不
但此也，日本且以朝鮮爲進窺我東北的根據。下關條約，
日本的要求我割讓遼東半島，即表示此種用意。但是此時
俄國勢力正南向發展，因之有俄德法三國的干涉遼遼。

這是日俄二國爭奪我東北領土的第一幕，但在同時，也表示帝國主義各國要想瓜分我中國，以其彼此間勢力的對抗關係，不是容易的事了。所以自中日戰後，各國雖競向我國租地，並訂立不割讓條約，思由經濟勢力的劃分，以爲將來瓜分的準備。但因我國方面，以中日戰爭的刺激，有戊戌的政變，一時排外空氣頗爲瀰漫。而國際方面，美國的注意，漸次增加，至一八九九年，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提出門戶開放主義的口號來。這樣，使列強欲分割我的土地，更不可能。然而俄國却不顧這情勢，他既以干涉遼遼的小惠，獲得我東北方面的鐵道建築權，並租借我旅大，至此，借著拳亂的機會，遂屯兵不撤，欲併吞我東三省。於是乃有日俄之戰。

日俄戰爭的結果，俄國敗績，我國的東三省，這樣，遂

爲二國勢力所平分。這表示到了此時，如欲分割我國，帝國主義各國間，就須引起戰爭。而自日俄戰爭，因爲日是英之同盟，俄是法之與國，致歐洲方面的英法關係陷於不安，但當強敵德奧的勢力日益強大的時候，英法衝突，於事爲不利，所以到了最後，乃有妥協，成立英法俄的三國協約，同時，日本與俄，雖爲新仇，但以恐美國勢力的侵入東三省，於是亦成立協定。日本這樣成爲三國協約的第四國。所以此時，若在我國，以利權的爭奪，而彼此發生衝突，其意實不外授德以可乘之隙。這樣，我國的地位，遂一轉而爲帝國主義各國的共同殖民地。我國近世的外交史，亦由投資競爭時代轉換一新局面。

六

這個投資競爭時代，也可說是鐵道與銀行的征略時代 (Conquest by railroad and bank)。因爲此時，各國爲準備中國的分割，故競謀勢力範圍的擴張，同時，亦因分割中國勢爲不可能，故竭力以樹獨占的根據。又因資本主義自進於二十世紀，爲資本輸出的時代，故競向我國投資借款，謀鐵道建築權的獲得。那時，活動於我國外交界的主力，是俄法與英這二對抗的勢力。德國，勢力限於山東

，日本則須待日俄戰後始在我國具有勢力，美國則在此時尚未養成。這法俄與英的對抗，實反映著歐洲方面的情勢，是三國協約沒有結成以前的政局。

初，俄國以干涉還遼於我國爲有恩，藉此收買我國的官僚外交家李鴻章，得到東三省方面的鐵路建築權，同時，法國已在我西南三省獲得勢力範圍，二國爲縱貫我南北，於是有藉比利時的名義，出而擔任京漢鐵道的計畫。但長江流域，是英國所認爲勢力範圍，故於這計畫，即表示反對。態度異常強硬。清廷處兩大之間，無可如何，於是允以九龍廣州間、浦口信陽間及蘇州杭州甯波間諸線，由英國建築以爲補償。

這個鐵道建築權的競爭，其後以我國方面的反對，有維新運動的擡頭，而帝國主義方面，亦覺如此於事未便，故到了二十世紀的日俄戰後，遂一轉而爲借款的競爭。而我國自中日戰後，以賠款的付償，財政本甚困難，加上拳亂，於是更須仰給借款始能維持，故若欲收回鐵道利權，實在也除借款以外沒有辦法。這樣，遂有英德的津浦鐵道協定，英國的廣九鐵道借款，滬杭甬鐵道借款，京漢鐵道借款。而借款競爭之最有名者，則爲湖廣鐵道借款。湖廣鐵道的建築權，在最初本允給與美國，後由我國收回，而向

英國借款。以條件不合，於是轉向德國，但爲英國所反對，結果並川漢鐵道，由英德法三國擔任，成立協定，但又爲美國所反對。最後無可如何，乃加入美國組織借款團，四國共同出資。自一九〇九至一九一，足足鬧了三年。這是鐵路借款，此外還有所謂政治借款。中日戰後，我國以對日賠款首舉外債。俄國此時正欲向我國有所圖謀，於是聯結法國，承受一億五千萬元的借款，這是一八九五年七月。至九六年，我國須付第二次日本賠款五千萬兩，但這次以英德兩國的活動，於是有匯豐德華兩銀行的一億六千萬元的借款。到了九八年，因爲付償餘款，英德兩銀行更有一億六千萬元的借款。這樣，自中日戰後，我國忽然負上了五億三千餘萬元的債務，都是條件非常苛刻的。

七

因爲在歐洲方面的政局，英俄與英法間的對抗關係，後來成立了諒解，有所謂三國協定，於是在遠東方面並有日俄的妥協，而我國的外交史，遂如這樣，從領土分割時代及投資競爭時代，進於共同投資時代。共同投資的目的，便是以彼此競爭，既有不利，何如通力合作，以中國一大塊土地，爲共同的擄取。所以亦可說是列強協調外交時代

，是中國領土保全時代。而這個時代的主角，則爲美國。正如第一期開港通商時代的造成，其主角爲英國，第二期領土分割時代爲日本，第三期借款競爭時代爲俄國一樣。

美國自一八九八年佔有斐律賓，在遠東確立根據地，但以爲時已晚，帝國主義各國已在我國劃好了勢力範圍，故他只好提出門戶開放的口號來，以謀分得一轍。當日俄以爭奪我東三省的利權而發生戰爭時，美國是對日本寄其好意，他希望日本於勝利之後，能把東三省開放，不如俄國那樣自己獨占。戰爭以後，他與日本商量，想把南滿鐵道，加上中東鐵道，由西伯利亞經白令海峽，造一條直達美洲的鐵道；但是爲日本所反對，事不得成，這樣，日美之間遂生裂痕。但美國仍不放棄其計畫，與我國成立錦愛鐵道的建築；而因這爲南滿鐵道的平行線，亦以日本的反對，不得成功。日本爲謀獨占其所得，反與俄國結合，於一九一〇年成立協定。以此，更引起美國的不滿。這可說都是投資競爭時代的事。

當此之時，歐洲方面的政局，已既新有結合，認遠東方面的彼此衝突爲不利，美國有鑒於此，於是遂提出組織借款團以共同投資的計畫來。英法德三國表示贊同，這樣，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有四國借款團的成立，對我國承受

幣制改革借款一億元，其擔保是東三省的烟酒稅，且該款用途除改革幣制外，尚有振興東三省企業一條，故在一方面仍是謀打破日俄在我東三省的獨占。但是正當此時，忽然辛亥革命，清室傾覆，四國借款團遂無形消滅。民國成立，英法各國以四國借款團，有造成與日俄二個對抗的危險，爲避免內部衝突，而共同對華保障的協調，於是以不侵害滿蒙既得利權爲條件，加入日俄二國，成立六國銀行團，承受我國的第一次改革公債二億五千萬元。而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遂得以此爲壓迫南方革命勢力的軍費。

但在其間，美國民主黨威爾遜被選爲總統，以與日俄獨占的勢力相衝突，卒藉口借款條約，有危及中國政治的獨立，聲明脫退，於是六國銀團，一變而爲五國。以後不久，歐戰發生，於是德以敵國故，退出銀團，英法以忙於戰事，亦無暇東顧，俄國則發生革命，尤無餘力，這樣，五國銀團，其實遂只餘日本一國了。日本乘這機會，既對我提出二十一條的要求，把山東滿蒙等一舉而收爲其勢力範圍，並供給北洋軍閥以種種借款，操縱我國的內亂。日本的勢力，其在我國，因了歐戰，這樣，實達到了非常的發展，這當然是與列強的利益均占主義大相反背，尤其是美國，他覺得最爲憤慨，於是戰爭停後，繼巴黎和會有華府

會議的召集，利用各國對日的反感，解除英日同盟，逼令退還青島與我國。並爲防止單獨侵略，藉尊重中國主權的名義，訂立九國協約。

直至此時，我國的外交，可說是在列強謀共同投資的協調外交時代。

八

歐戰以後，資本主義更現著沒落的形勢，即雖然經過歐戰慘酷的教訓，帝國主義各國間的衝突，却反而加甚；因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使戰爭的危機日以急迫。這形勢在遠東方面的表現，便是帝國主義各國對殖民地地方——尤其是我國，加緊其壓迫與擄取，於是以彼此利害的衝突，協調外交遂趨於破裂。

亘時四年有餘的大戰，殺死了一千一百萬正當年富力強的勞動者，破壞了莫大的財富。這破壞的財富，實過於戰前歐洲國富總額一萬四千億之半以上，多至七千二百億。而因生產方面，多數的勞動者，都奔赴戰場，致常戰時，各國的國民收入，至少是減了三分之一。這樣的國民收入，到底不足以供戰爭的費用，因之，交戰國的國富總額，自戰前之一萬四千億一減而爲一萬億。因爲這樣巨額的財

富的激減，及與之相稱的基本的經濟裝置的破壞，故自戰時到戰後，遂發生經濟的危機，各國都陷於恐慌的渦中。而此使民衆生活都淪於饑寒境地的經濟危機，以俄國革命的刺戟，更以深刻化，並發展而爲政治的危機，到處發生革命的動亂，在國內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在國外有弱小民族的反叛。這是戰後資本主義的第一期。

自一九二四年起，進於第二期，資本主義的各國自此通過了直接革命的危機，在政治上暫時鎮壓了國內外的動亂，在經濟上以產業的合理化，克復了通貨的濫發(inflation)，實行金解禁，使匯兌市場趨於安定，信用體系得以復興，對以大戰而國富激減瀕於破滅的國家行資本輸出，這樣，更來了生產及貿易的增加與資本蓄積的再開始。這是資本主義進於安定化的時期。但是在安定化的中間，却含著破滅的危機，因爲資本主義的安定，益促進內部矛盾的銳化。於是在經濟上造成世界恐慌，在政治上則戰爭的危機更爲急迫。這是資本主義的第三期，是從一九二九末年以來的現象。

原來自經大戰，一般的購買力本已大爲減少，而產業的合理化，則使生產更遠過於一般的購買力。產業的合理化，本是所以減輕生產費用，謀市場的開拓。但我們須知現

在的資本主義是在獨占的階段，由托拉斯與加特爾，這本是謀獨占價格的維持的組織，故在國內，物品價格決不能有大的減低；而在外面，則因勞動的強度化，永久失業者的增加，一般的購買力，並無何等的增大。這樣，在國內感到市場的狹隘，於是競謀向海外以事擴充，造成彼此間尖銳的對立。而世界市場，則自大戰以來，亦日趨狹隘。這便是殖民地各國的資本主義化。即殖民地地方的資本主義，以大戰期間，先進資本主義各國生產的停滯，有了飛躍的發展。這便是戰後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這為要求獨立的發展，於是與帝國主義的資本立於對抗的地位；因為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與協定關稅，是其發展上的最大的束縛，故尤非取消不可。而這種反帝國主義的弱小民族解放運動，因了俄國革命的影響，更增加了浩大的聲勢，給與帝國主義者以致命的打擊。

這形勢在我國的表現，便是從辛亥革命失敗後，至一九二五年，又漲起了革命的高潮，把打倒帝國主義，當作唯一的鬥爭的目標。帝國主義各國，當此之時，未嘗不想保持協調，共同對我肆其暴壓，但卒以彼此利害的不同，來了分裂。一九二七年的南京事件，英美法日意五國共同通牒我國，態度異常強硬，但是卒不敢執行最後手段，如英

國的提議，共同出兵，則因為有美國的反對，而法日意三國亦不願與英共同行動故。自此以後，英國以埃及印度方面國民運動的激化，故對我國的外交寧取溫情主義的態度，以保持其既有的利權。美國則因在華無勢力範圍，故竭力對我表示交好，以謀伸張其勢力；日本自山東出兵以後，鑒於形勢的不利，外交政策亦有轉換，即由田中的積極外交，轉變為幣原的和平外交。但我國若開始資本主義的發展，則其第一步的敵人實為日本，因為日本與我的關係最密切，我國的國際貿易以日本為最大，而日本的對華輸入多是粗製品、棉織物。因此，日本對於我國的革新運動，輒意存反對。我國要求關稅自主，而日本獨持異議，我國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權，日本亦表示反對。

這時期，我國的外交，可說是在民族解放運動時代。這樣，民族解放運動時代的外交實有與前絕不相同者。

即以前我國的外交，完全是由資本帝國主義各國的行動以決定，是被動的，自今以後，我們若能努力，是大有一轉而為主動的可能。但這要全視我國革命運動發展之如何以為斷。質言之，中國主動的外交新局面之打開，及以整個的國際關係為背景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編纂，這責任是已落在我們的肩上。愚竊有志而未逮，願與諸君共勉之耳。

